

欽定三國志

吳

卷四
之八

吳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壹子匡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

孫家焉繇伯父寵爲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爲通儒

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寵

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

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

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

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

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

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

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

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効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爲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貲無重寶器恒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爲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轡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

於家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

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已受人

繇年十九從父遯爲賊

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

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
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
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
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
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
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
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
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

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

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
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
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遂沂
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

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笮音壯力反獻帝春

秋曰是歲縣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縣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

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

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爲融

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繇

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陽人初聚衆數百往依

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

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

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

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

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者
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搖動融將男女萬
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
城相薛禮爲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
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輔後策西伐
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
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
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
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讐敵原其本心實
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屬薄德以報怨
骸骨有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
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
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
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
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興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饒餉
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
諸弟敬憚事之猶父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
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吳王遷
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

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

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
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
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
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
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
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
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卽
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
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
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

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
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
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
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
密夜伺閒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
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
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
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
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
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

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韃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裡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

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
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
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
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慈曰
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
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
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
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
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
朱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關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

蕪湖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
蕪湖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
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
遂見因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

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

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軍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

松之拔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
疑爲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爲太守却州章
赴文舉請詣立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
其人射鈎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
出教曰龍欲騰翥
先階尺水者也
卽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

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

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
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

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
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
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
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
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
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
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
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
觀察子魚所以收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
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

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
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

也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

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

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爲籌策或疑慈西

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諸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爲
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爲寇慈長
七尺七寸美鬚髯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
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夢慈以弓射之矢
貫手著夢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
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
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子
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亨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亨字元復
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

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變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
變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
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
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
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
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
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

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闕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

殺州郡擾亂變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

九真太守

黠音子鄙反見字林

黠弟武領海南太守變體器寬厚